尚書箋

咎繇謨第二　虞夏書二　尚書卷二

王氏集注并箋

咎繇謨

司馬曰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蓋咎繇為禹陳試士之法因奏其事而與帝論政也本出陳謨因名曰謨詩曰訏謨定命謨謀也大戴禮孔子引虞史伯夷此篇自皋陶方祇厥敘及夔曰云云為史臣所敘皆伯夷之語

曰若稽古　白虎通曰皋陶聖人也以目篇曰若稽古　箋曰皋陶之謀可為萬世法故題篇以配帝典言此乃順天同天之書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司馬云信道其德謨明輔和箋曰皋陶欲陳用賢育才之法乃言人君信道進有德使在位則謀事明輔佐和也從此至贊贊襄哉皆皋陶與禹論政之言不在帝前禹曰俞如何箋曰云禹曰然以明此皆謀于禹也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司馬都作於漢元帝引慎身修永箋曰修亦長也言君欲進有德當先誠其身長思長久之謀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司馬惇敘作敦序厲作高茲作已高誘注淮南子亦以厲爲高鄭曰惇厚也庶眾也厲作也敘序也次序九族而親之以眾賢明作羽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箋曰堯初親九族故當厚敘其法

庶明訓百官也以厲爲高者蓋讀厲爲邁茲謂朝廷也先治帝族用朝臣爲輔乃推之于侯國其政也尊在百揆禹拜昌言曰俞趙岐引昌作讜司馬昌作美箋曰禹爲百揆總朝政故拜讜言而然之以皋陶能助己不及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箋曰言爲相之職首在用賢也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箋曰吁驚之者驚其非人臣所敢當若順也帝天子也言身爲天子猶不外此二政以用人是君所主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司馬哲作智箋曰言選舉非大智不能也舉士者論定然後官之以新進代世官貴臣卑踰尊疏踰戚若不得其人反亂朝序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司馬作能安民

則惠　箋曰黎民齊民謂侯國所治及四夷氓庶**能哲而惠**淮南子引能哲

且惠司馬而惠作能惠**何憂乎驩兜**箋曰驩兜唯知世官不可更代與官

人之道相反**何遷乎有苗**箋曰有苗淫刑負固不服則帝之惠政不及遠

方不可謂能安民此二何謂堯也**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司馬

曰善色孔侫鄭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箋曰此何謂舜也舜堲讒說難任人是畏巧

侫也此言官人安民與鯀事無與鯀功配天云諱亦非也**皋陶曰都亦行**

有九德都司馬作然於　箋曰亦掖古今字亦辟也扶辟故爲誘掖王篇引亦行

云今作掖是舊說也掖行者助成人行言敎育有方是爲知人分九科取是掖之也**亦**

言其有德乃言曰載采采今本作其人有德司馬有德上無人字唐石經本同載作始采作事箋曰亦言以名稱誘掖貢士也王充說唯賢聖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乃言當作考言古文丂丂形近考言而始事之以事謂既舉之復詢考之

曰二句司馬無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司馬恭作共亂作治擾一作柔塞作實說文引作寨廉鄭中庸注引作辨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皃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

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彊謂性行堅强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　箋曰毅決也廉校也從寬至剛當作從柔即剛言此九德即洪範三德惟洪範從人道至地道此從地道道人道至天道為異又擾宜在愿前也

章厥有常吉哉章從史記及後漢書引東晉本作彰　鄭曰人能明其德行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箋曰常吉有徝德者舉用曰章舉有常吉者言立德不遷乃可用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司馬作蚤夜翊明馬曰浚大也鄭曰

三德六德者皆亂而敬已下之文　箋曰柔
德爲寬柔擾皆生質之美非材也有材者可
爲大夫寬有美質者皆列爲士明矣孟公綽不
欲不可爲滕薛大夫若寬而不栗寬反爲害
亦非德也大夫必亂愿直皆備者重其選其
或有寬栗能亂敬者亦堪爲大夫其或寬栗
亂敬而簡辨堪爲國君矣此舉其大例耳夙
夜大夫之職浚明深智也旣勤且智可以輔
國　**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司馬祇作振邦
作國馬日嚴讀
爲儼亮信也采事也　箋曰儼然君子之皃
祇振敬警也亮采信能政事也有邦者旣爲
大夫可封諸侯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司馬敷作普　箋曰翕合也敷
徧也有全德者咸能合九德以　**俊乂在官百**
受職徧施于政則謂之俊乂

僚師師百工惟時谷永引乂作艾李善引俊作雋　司馬云俊乂在官百吏肅謹馬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箋曰俊大也艾歷也治也大材俊能歷治者可爲相在官官宮中治事公卿之位也百僚其屬也使其屬奉之如州之師也百工庶職也時承也承行之言九德備則可爲相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馬曰凝定也鄭曰凝成也箋曰五辰五時以喻五方也撫者自上臨下之詞王國得大賢以撫天下則眾功定言非但治內乂能治外也貢士有三等之材備大夫諸侯三公之選

無教逸游逸游從陳蕃引王嘉引作無教泆游漢紀引作無敢佚游　司馬釋云毋教邪淫奇謀　箋曰此下陳君道以爲求士之本故先陳戒天子當無自佚也

孫星衍讀逸游爲佚猶

有邦兢兢業業

箋曰有邦諸侯也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大夫不貢士故唯言有國者

一日二日萬機

機從王嘉傳引一作幾 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 箋曰萬事之發由一二日開所出所成是以政事不可曠

無曠庶官天功人其代之

功東晉本作工此從大傳漢書引同 大傳曰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也帝猶反側晨興闢四門來仁賢司馬曰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 箋曰言當舉賢代不肖以諸侯大夫非人位乃天功也王者不可私親故下言黜陟考課之法王充云曠空也毋空眾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

天敘五典

五東晉本作有此從馬

勑我五典五惇

哉箋曰五典五教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司徒之職也諸侯本之天子天子本之於天敎以人倫爲本所謂敦敘九族惇厚也勑理也古以人爲雚字今讀作敕非司徒戒民以五教維從天所敘使之厚自天敘至五章哉司馬不引其文**天秩五禮**五東晉本作有**自我五禮五庸哉**五庸東晉本作有庸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箋曰五禮巡守所修之五禮公一諸侯二卿三大夫四士五秩宗所掌自從也五禮五典五禮皆云我者言化自帝廷始從我五禮用之言常教之以五典至巡守秩之以五禮則諸侯莫敢蔽賢以巡守親見侯國舉士也**同寅協共和衷哉**共東晉本作恭此以義改鄭曰弁上典禮共有此事箋曰寅進

也能同進九德之士合以供職是謂能和其
衷衷褻衣也貢士在隱僻如裏衣不爲人見
帝以此制
和調之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大傳曰天
子衣服其
文華蟲作繢宗彝璪火山龍諸侯作繢宗彝
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夫璪火山
龍士山龍天子服五諸侯服四次國服三大
夫服二士服一　箋曰必制五章者古者官
必在位無患等級之不明今有士見天子及
貢士授官之制非用五服不章其等故作五
色之服也華蟲等是繡文之名因以名其色
耳華蟲黃也諸侯無黃色之服作繢黑也子
男無黑色之服宗彝白也大夫無白色之服
藻火赤也士無赤色之服山龍青也士唯服
青然則虞氏尚黃其正建子而貴黑周禮有
袞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五等而衣六色鄭

並以十二章說之詩曰毳衣如菼毳衣如璊菼青而璊赤則毳冕服當白下有二等一赤一青也絺冕衣當赤大夫玄冕衣當青其次玄黃黑白赤青諸侯衣黑白赤青卿衣白赤青大夫士有冕者衣青士無冕者衣玄或緇王唯以大裘爲異也冕服下弁服以爵弁爲尊爵弁緇衣服尚黑似足證矣而未敢明說

天討有罪箋曰討治也**五刑五用哉**用梁統引作庸箋曰班固說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也五五刑墨劓臏宮大辟五用大傳所說決關梁五等大小之罪名也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臏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宄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其所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詳之辭其刑墨降畔寇賊刧略奪攘矯虔

者其刑死太平御覽引大傳云古者中刑用鑽鑿班固說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政事懋哉懋哉箋曰懋懋勉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箋曰李尋說紫宮極樞通位帝紀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威從馬鄭東晉本作畏言天之視聽賞罰寄于人箋曰故當求賢舉士

達于上下箋曰上謂天子下謂州里

敬哉有土箋曰有土者乃有民故可得人

咎繇曰朕言惠可底行司馬說爲吾言可底行乎箋曰咎繇欲立貢士之法未知禹然否若以言順則可致行之欲禹行之也禹時

爲相乃可厎行之**禹曰俞乃言厎可績**司馬曰女言致可績箋曰禹然其言命咎繇主其事致成其功**咎繇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司馬曰思贊道哉馬曰襄因也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箋曰咎繇以己陳謨而卽主其事嫌于自顯己長故言己無知人之明思曰贊佐宣揚朝政耳召授職在進退人材故曰佐之也上方謂其言順可行此不宜虛謙矣曰今或讀爲日日非也**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箋曰禹既進此謨于帝故帝勞之言非獨皋陶之美**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司馬無帝字箋曰言非己美**予思曰孳孳**孳從司馬東晉本作

孜　箋曰曰于也孜孜汲汲也思于孜孜言日不暇給

咎繇曰吁司馬曰咎繇難禹曰**如何**司馬曰何謂孳孳　箋曰吁驚之者太平不宜生事

禹曰洪水司馬洪作鴻**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司馬曰下民皆服于水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墊陷之害

予乘四載司馬說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　箋曰河渠書水行乘船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漢書橋作梮說文澤行乘輴山行乘欙尸子泥行乘蕝呂覽云涂用楯沙用鳩尸子又云行險以欙行沙以軌橇毳蕝欙聲近橋梮鳩軌聲近輴欙蓋其本字乘四載者蓋當時帝制特以命禹者若今言馳驛矣輴楯旁有闌楯下施版擿泥上若今舟泊施

跳版有以木扶手便上下也泥淖陷牛馬故
施此以通道非若舟車橋可常乘以行故又
謂之蹈毳又謂之行險也行險之時以輴車
爲蕝布于所當過之道詩曰終踰蕝險謂此
輿橋直轅
車今作轎
隨山栞木
栞東晉本作刊此從司
馬許慎引同　司馬說
隨爲行　箋曰隨從循也循十二
州之山以覘水因便析山樹爲表
暨益奏庶
鮮食
鮮鄭作鱻　司馬說與益予眾庶稻又
曰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濕馬曰鮮生
也鄭曰授以水之眾鱻食謂魚鼈也　箋曰
庶鮮凡血食之類可食者左傳曰不給于鮮
益掌火以田以虞取禽獸
魚鼈奏進也進而敎之
予決九川
司馬予
作以
箋曰有食
乃可與役
距四海
距司馬作致　箋曰四海
者靑州海濱爲東海九河

所入在冀州爲北海弱水所入在雍州爲西海黑水所入在荆州爲南海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也距趾也如足距之支分也**濬畎澮距川**說文作容く巜距巜司馬說浚畎澮距之川鄭曰畎澮田閒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箋曰濬深通川也禹盡力溝洫以行奠水又以蓄雨水言距川者明溝爲洩止水非引川溉田也俗儒論溝洫多誤以爲引川**暨稷播奏庶根食**根從馬本司馬鄭竝作艱司馬曰予眾庶難得之食馬曰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尼之食箋曰水平則五穀可種故稷爲上卿播蒔百穀**鮮食懋遷**懋李善引作貿司馬說鮮食爲少食**有無化居**司馬曰調有餘補不足徙居箋曰

鮮食卽庶鮮食也懋勉也遷調也化貨居儲
也鮮食既多可以貨賣故致之從居也遷地
覩所有無有者居之無者貨焉黃帝已立市
此吏運販也魚利爲博獸亦多可貨者膠筋
皮革齒角皆
大利所在
烝民乃立萬邦作乂
立從司馬
鄭作粒
司馬說眾民乃定萬國爲治鄭曰粒米也乂
養也眾民乃復粒米萬國作相養之禮箋
曰乃難詞也乃立謂始定作乂謂治耕作之
事言眾民始定萬國方須耕作皆司空所掌
未遑典選舉之法
仍須咎繇領之
咎繇曰俞師汝昌言
司馬
云此
而美也箋曰俞然者許諾之詞師法百揆
之美言以主貢士歸美于相臣能用人若禹
之
意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
箋曰此下皆
記言之文本

非咎謨序所謂帝舜申之者愼審也言雖貢士仍當審乃今在之之官恐久而解弛

禹曰安汝止鄭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箋曰安止謂共己正南面上所云愼身也

惟幾惟康箋曰惟思幾危康安也思危思安非僅安止而無所爲也

其弼直司馬以直爲悳曰輔德

惟動丕應司馬曰天下大應

徯志以昭受上帝司馬曰清意以昭待上帝命箋曰直古德字徯待也昭明也上帝天子也輔德之臣動作惟應於天子皆各靜其志以明承於帝而已

天其申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女以美應謂符瑞

帝曰吁東晉本無吁此從司馬箋曰吁驚之者驚其專責於君

臣哉臣哉鄰哉鄰哉

司馬無鄰哉一句何晏引鄰哉鄰哉竝與鄭讀異　鄭曰臣哉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復言此欲其志心於禹　箋曰言分則君臣事同鄰里有相受相和親有罪相及之義何得唯言動丕應徯志以受也以下乃言臣職

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箋曰帝又設四科也前二古今所同後二興女工一立男教太平尙文故重米色文詩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我民汝當翼成我也　箋曰有助也左右陰陽剛柔之事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箋曰宣徧也力讀爲飭爲作也四方諸侯之國

予欲觀古人　箋曰言米繡文章出於古人古人謂黃帝也易傳曰黃帝垂衣

裳大戴禮言黃帝黼黻衣尸子云黼衣九種色**之象日月星辰**司馬云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　箋曰象法也凡色出于日月日有九光十色月星辰布列如文繡然**山龍**大傳曰青也　箋曰攷工記山以章山色青龍隴古今字隴音轉為嶺**華蟲**大傳曰黃也　箋曰華黃雙聲蟲蟲聚為花榮之形**作會宗彝**大傳會作繪　大傳曰作繪黑也宗彝白也馬曰宗彝虎也郭曰會讀為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尊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蜼彝而已　箋曰作起也會讀為繪水色黑作起波文也黖嬒皆有黑義蓋以會色為黑色之名宗彝尊彝象賁玉色為陶器形今博古花式猶其遺製以為虎則未聞以為虎蜼亦可一云雞鳥耶**璪火**璪从大傳今作藻　大傳曰赤

也　箋曰許慎說璪玉飾如水藻之文今火徐作圓文刻出其遺象也火色赤

粉米

黼黻

馬曰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下以尊卑次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鄭曰粉米白米也　箋曰此總上五色為二黹法也一曰粉米今粢子也衛宏說黺為畫粉與黼黻俱從黹許慎說以絑繡文如聚細米粢了之絺以粗線分界中以線粢作粒粒米形故曰粉米五色俱可分米非取米白也米亦有黃赤不得專白名矣二曰黼黻今戳紗也亦曰衲錦黼者白與黑相次成文禮家以為若斧刃黻者青與黑相次禮家以為兩己相背衲錦之繡以線數紗縷先以二色線作地乃加文焉蓋冬衣裳用粉米繡夏衣裳黼

黻繡**絺繡以五采**鄭曰絺讀爲黹黹紩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 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 箋曰絺希黹古字緐省筆法小異以鍼線曰黹五采備謂之繡字亦作綃肖物象而黹之是爲黹黹綃線有五采繡成五象也

彰施于五色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 箋曰五色五服分色也攷工記白與黑相次謂以白采施黑色衣青與赤相次以青采施赤色衣赤白相次赤采施白衣黑青相次黑采施青衣玄黃相次玄采施黃衣如是總謂之繡

作服汝明鄭曰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子男自藻火

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箋曰五服五章以黃爲貴諸侯黑白赤青卿白赤青大夫赤青士青皆純帛無采天子乃加繡焉後又制冕服皆得繡各隨其色爲繡式夏侯歐陽乃爲十二章之說繡六於衣六於裳鄭又欲畫衣繡裳皆非也語曰禹致美乎服冕必典黹繡者君相婦女織績多閒人情好華婦功尚巧亦以此勞之也典婦功及嬪貢皆掌於家宰故曰汝明明勉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

七始從大傳司馬作泰始東晉本作在治大傳曰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著其素蔟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岳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六律者何黃鍾蕤賓無射大蔟夷則姑洗是也故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右五鍾

皆應馬鳴中律步者皆有容鴐者皆有文御者皆有數步者中規折還中矩立則磬折拱則抱鼓然後大師奏登車告出也入則撞蕤賓左五鐘皆應以治顔貌顔貌得則氣得氣得則肌膚安肌膚安則色齊矣蕤賓聲狗吠彘鳴及倮介之蟲皆莫不延頸以聽蕤賓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太師奏登堂就席告入也此言至樂相和物動相生同聲相應之義也鄭曰六律六呂言六律者舉陽陰從可知 箋曰鄭大傳注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鐘鼓笙聲塤篪柷敔也七始黃鐘大蔟大呂南呂姑洗應鐘蕤賓也鐘聲不應此則去之孟康說天地人四時之始爲七始齊詩有四始此七者蓋黃鐘爲陽始大呂爲陰始蕤賓爲土始合之大蔟爲木始應鐘水始仲呂火始南呂金始爲七孫星衍說黃

鍾宮大蔟商姑洗角林鍾徵南呂羽應鍾變宮蕤賓變徵爲七始**曶以出納五言汝聽**曶司馬作滑內作入東晉本曶作忽　鄭曰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納政教於五官箋曰班固說曶以出納爲順以歌詠五常之言協之五行四出氣詞也曶以越以即于以也秉笏出內不待君命五聲之本在於五言五言五禮之言也謂天子至於士皆治民者百揆受帝命出之受百官之成內之鄭以冢宰統五官以周制說此蓋失之**予違汝弼**司馬曰予即辟汝匡拂予**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司馬說從爲諛後言爲謗箋曰違離弼輔也從從諛慫慂也面顏前也面見也君臣至嚴故賢臣有面順而退諫者如此爲事理不盡**欽四**

鄰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
疑承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
可志而不志責之承可正而不正責之輔
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上卿其祿視次
國之君鄭曰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承
箋曰四鄰太學之官也欽興也先但設學教
育子至是天子自入學因置學官習飲射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
以明之司馬曰敬四輔臣諸眾讒燮臣君德
誠施皆清矣箋曰庶侯國貢士所
謂明庶以功者頑王子弟以下不率教者讒
說在位邪佞者時善在察也三者有不察善
則四鄰舉視學之典王親教之侯
射侯也習射教禮讓以勉其改過
撻以記之
箋曰於太學行鄉飲禮所謂習鄉尚齒也許
慎引古文撻作達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上

言扑作教刑小過撻而已此不率教者聚衆撻之又記之記疏也撻疏其過犯以待再考記

書用識哉欲竝生哉箋曰竝溥生齒也言記於書以識之者屏遠方則不齒不及以政亦弗故生此大學用書乃欲收天下棄材盡納之於善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箋曰上言簡不肖此言進善也工樂工也言樂正又行此采風之典以廣納天下之言善者颺之颺謂歌其風格則承之庸之箋曰格來也令侯國貢士有來者則承而用之也否則威之箋曰否謂不貢及不適者也威之罰譴其君長禹曰俞哉帝箋曰帝責臣禹責帝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箋曰光充也德雖充徧天下聲教訖于海隅不越海踰漠以勤民也

蒼生萬邦箋曰蒼生艸木青蒼可耕殖宜五穀之地也萬邦封邑國立君長所謂執玉帛者萬國諸侯附庸都邑卿大夫受封者皆在方三千里之地其地溫寒適中則錫土姓受氣清淑乃興學貢士黎獻其惟帝臣惟帝時舉箋曰黎獻侯國獻貢天子之士萬國之民謂之黎民故貢士為黎獻周書所謂民獻漢讀黎獻民獻皆為儀聲同字異語文獻不足徵即文儀不足徵也貢士皆登帝朝帝擇脩而舉之言舉善則不在時者亦善也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左傳引敷庶作賦試王符引同漢書引敷作傳董仲舒引輿服有庸　箋曰此引帝巡守之制亦取十之法言三途並進以掖行也改奏為納者對帝言之則主于納改試為庶者

廣其途也立學以教之陳詩以觀之納言以取之而又令外邦貢士加以車服命民而教俗成矣賢才爲國之本教化爲治之源也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箋曰讓讓賢應應命也貢士法行天下知帝之求士則皆推賢有讓其君長權蔽賢之責亦自警以應詔也

帝不時敷同

司焉曰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箋曰時善也敷敷納也同謂天下同貢士也不能畢善而令數納者同進是不知人混同而善惡也

日奏罔功

箋曰奏進也不善敷納而但敷納則貢士法雖密而不能得人如不貢也

帝曰無若丹朱傲

帝曰從司馬本劉向王充引同東晉本無帝曰傲說文作奡箋曰帝因考課遂治丹朱時雖不立二王三恪之法亦必以堯胤子代之

班固說堯使子朱處于丹淵爲諸侯荆州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王充說恐禹私其子故引丹朱以敕戒之

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

司馬慢作嫚箋日慢惰也

罔晝夜額額

額王符引作鄂箋日晝日出入與夜爲界者額額讀爲詻詻論訟也堯言朱嚚是也

罔水行舟

司馬作毋水鄭日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之

朋淫于家

朋漢安帝引作風說文引作堋鄭日朋淫淫門內箋日家對其國邑言之朋讀若風議之風淫游也朱以慢游當廢以聖人之子三統之後使居家令思自改則又放游也

用殄厥世

箋日用者用黜絕之法也其世丹朱之子孫也朱既不自改故命除其國

莊子稱堯殺長子崔譔說長子者啟明舊以
爲丹朱國封絕皆在堯時大傳說維十有三祀
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是百
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
祖守宗廟之君此禹卽位復封朱之事也封
丹在舜立時廢朱則丹封絕矣堯子九人朱
廢後必更立其次奉堯祀舜雖紹堯不能爲
堯九族宗子立故別爲堯立國也朱以罪廢則
舍其子于春秋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至禹時復
封朱亦在七八十歲時矣老而能悔故又得
封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司馬作予不能順是
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王充引禹曰
予娶若時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
三宿而爲帝治水 箋曰予創若時娶于塗
山禹言自明故不著禹曰史記以予創若時

爲舜言誤也創始也始登用之年禹順承父命娶于塗山蓊鯀誦羽山爲伯爲禹娶鄰國之女水上平而鯀死服除而娶娶四日而詔命至拜司空也不言四日而言辛壬癸甲者古人受詔書皆云被某日詔其一甲子朝廷所知故數言之說文𨥥會稽山也一曰九江當𨥥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虞書曰予娶𨥥山王逸曰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吳越春秋曰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嬌生子啟水經注云淮水自黃邪山東北逕馬頭城北故當塗縣之故城也呂氏春秋曰禹娶塗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江淮之俗以辛壬癸甲爲嫁娶之日也禹墟在山南即其地也

啟呱呱而泣予弗子說文呱小兒嗁聲箋曰啟嚚母家生而母死

故呱呱泣也此水土平後之事蓋還都而啟母死禹必自明其弗子者引己以律丹朱言人臣之法不得顧私**惟荒度土功**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箋曰惟者始事之詞荒大度治也大治天下之民也功貢也諸侯之貢土也水土既平地利皆興司空之職在荒度土又新定貢土法立師儒之官以荒度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今文家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文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馬曰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曰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數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萬里堯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

殘數亦每服之內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之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

州十有二師

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焉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鄭曰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

十九得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
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
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
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
師盍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于二百國
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師長也計一州方百里
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
百計一州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
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
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舉王制之法
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
十里之國者二子男五十里之國者四方百
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
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之師以佐其牧
箋曰周禮九兩三曰師以賢得民旣設敎刑
則宜有專官文治初開朝廷爲選師治之故

州立十二師也師三萬六千家率以八口凡二十八萬八千人計其秀良可貢王朝者必歲有之蓋設學於大國令近者就學焉王制曰諸侯命之教然後爲學不必每國立學故千二百國唯十二師也然則進爵絀地不專爲貢士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司馬迪作道鄭曰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箋曰薄迫也迫四海而止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皆通聲教者則爲建鄰里邑都之長以教化之不立師者人文尙晦未足興大學也迪進有又功貢也進于中國又令貢士

苗頑弗即功帝其念哉

箋曰苗頑三苗故國頑民也其君竄三危者能不殺矣其民猶以前見絕于中國不令即貢即次也言不得次序貢士也念哉者爲請命

念常思也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箋曰朕我者我朝廷也時承也乃猶彼也迪于朝廷九德之科則承彼所貢而次序用之苗民無德故不即貢咎繇方祇大傳曰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鄭曰歸美于二臣　箋曰方始也祇振也上既定法咎繇始典領考課貢士之法以振作文教厥敘旁施旁從劉向引白虎通同東晉本作方　箋曰旁溥也其敘敘貢士之法也溥施之天下象刑惟明司馬云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咎繇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　箋曰初改肉刑用畫象人以爲不足懲惡及貢課法行刑措不用乃明象刑之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揚雄引戛擊作桔隔　大傳曰

以韋爲鼓謂之搏拊司馬曰于是夔行樂馬曰戛櫟也鄭曰戛櫟也戛擊鳴球三者皆總下樂櫟擊此四器也戛擊鳴球以下數器鳴球玉磬也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椋所以節樂

箋曰禮記搏拊玉磬措擊鄭曰措擊柷敔大傳說報事還歸乃作樂謂禹行五服還歸也曰爰也夔爲樂正主命工奏歌戛鳴搏三者皆夔自主之初作盛樂重之也擊許慎書爲麗虎聲也敔象伏虎故以名焉球玉磬拊當爲聲亦或爲柷柷擊鼓柷也因以拊地自爲聲三者樂器皆以節樂今之合八音始以小鼓縣響細脃澂越其聲敔之遺響興節以拍版古則以玉磬一版三眼古則以柷堂下亦有焉異其名謂麗爲敔以執易磬增拊爲柷詠管皆用之搏拊一字猶鼓鼓也

琴

瑟以詠大傳曰大琴練弦達越大瑟朱弦達越升歌清廟之樂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笙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徧聞之也故書曰搏拊琴瑟以咏祖考來格此之謂也鄭曰以咏者謂歌詩也 箋曰合絲爲詠歌合竹爲閒歌祖考

來格格大傳一作假 司馬說祖考至馬曰舜除瞽叟之喪祭宗廟之樂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 箋曰祖嚳考堯祖始考成也成其事故謂之考後或緣以爲父稱耳父廟謂之禰也瞽自有國舜不得以瞽人帝都易堯宗廟

虞賓在位大傳曰維五祀奏鍾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于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籥十有二

變而道宏廣五作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
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于大麓之野報
事還歸二年譈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日舟
張辟雝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又曰
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韶爲賓客
而雝爲主人始奏肆夏納以敎成舜爲賓客
而禹爲主人樂正進贊曰尚孜大室之儀唐
爲虞賓至今衍于四海成禹之變垂于萬世
之後鄭曰虞賓在位者謂舜以爲賓卽二王
後丹朱也　箋曰虞賓謂凡虞氏助祭者皆
爲賓以舜既紹堯故也自攝位初興韶樂既
以雝爲主人既成韶樂又以禹爲主人明舜
始終不當位之義天下雖公起矜不下騭陟帝
位無下席之勢而遂居之以傳子不足以爲
後法故不爲也然而不辭者以代堯治定聖人
之道宜爲之本爲治水故平水者紹堯堯他

子雖賢不必立也舜子大賢義亦不得立在位者迎牲而入乃從而入也

羣后德讓

鄭曰謂諸助祭者以德讓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　箋曰德登也舜既立禹爲主人祭無二主因迎尸而使禹主之羣后從禹而降禹又與羣后讓登舜自依燕禮居堂上不復獻尸也

下管鼗鼓

鄭曰下管鞉鼓以下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　箋曰下管於周爲笙入立於縣中之所奏亦詩歌也以鼗代磬說文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与鞀籀作磬或作鞉鼗遼也鼓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

合止柷敔

鄭曰合樂用柷敔狀如桼筩中有椎搖之以節樂合止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　箋曰柷以代拊應鞉爲節故古文磬磬

皆從殸聲之主也升歌先敔下管後敔以合
管之聲尤重版眼柷敔之用使音無奪倫故
曰止樂俗儒乃曳木虎背云使人知樂之止
謬矣今之敔易木以革謂之懷鼓聲如碎點
則刻背之響**笙庸以閒**唐從鄭東晉本作鏞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
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
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
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
作庸即大射頌也　箋曰笙庸謂東西縣也
閒代也東西鐘鼓並奏歌者相和閒代其聲東西相代也**鳥獸鎗鎗簫韶**
九成司馬說鎗鎗爲翔舞馬曰鳥獸筍簴也鄭曰鳥獸鎗鎗者謂飛鳥走獸鎗鎗然而
舞也簫韶舜所制樂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
肅舜時民樂其肅敬共紹堯道故謂之簫韶

或曰簫舜樂名舜樂者其秉簫乎樂備作謂
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　箋曰
於是乃合樂也鳥獸秉翟羽舞旄舞之屬大
司樂云六樂皆六變一變而致羽物再致贏
物三致鱗物四致毛物五致介物六致象物
是舞中所象以爲飾有此六等蟲也舞六變
歌三終是謂九成祭天神無登歌下管間歌
三節惟六變耳祭地則無登歌登歌惟詠祖
考功德以人聲感人鬼耳天
地與人非類無取登歌也

鳳皇來儀百獸率舞

鄭曰來儀乘匹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
禮　箋曰鳳皇象物儀擬也擬狀鳳皇
之象來舞庭中言鳳皇來則九變畢然後前
人之鳥獸相率而舞自漢及今樂皆有焉馬
以爲筍簴其文近誣鄭以爲眞鳳皇乃妖異
矣又以百獸爲服不氏所畜亦無由見其率

舞凡音感人乃為有益若

感鳥獸徒為妄惑無取也

庶尹允諧大傳曰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稽首而和曰明明尚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賢聖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于時乃八風修通卿雲族族蟠龍賁信于其藏蛟魚踊躍于其淵龜魚咸出于其穴遷虞而事夏也鄭曰庶眾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眾正之官得其諧和　箋曰諧和也凡廟中樂閒歌之後與祭者皆得和故曰諧侯在廟中者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又曰千人唱萬人和庶尹謂羣執事者信帝之志亦和禪禹之詩

不載其詩者彼韶帝庸箋曰庸用禹自代也
樂詩多皆所不載作韶樂以明明堯功於
是舜功亦成禹乃登庸皆以明求作歌曰勑
賢知人之事故以終咎繇謨之篇
天之命勑司馬作陟東晉本作勑　箋曰日
釐也釐以告禹勑釐古字通用釐理
也惟時惟幾鄭曰戒臣　箋曰惟思也時承
也幾危也戒　禹之詞言承天命
而聲之當思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其危以求賢
工熙哉大傳曰元首君也股肱臣也　箋曰
立禹為嗣故曰元元首元首猶長子也
喜讀為熙熙興也熙廣也禹以大臣咎繇拜手
興為大子當起奮其功廣治百官
稽首箋曰賀颺言曰司馬颺念哉鄭曰使羣
帝得人作揚臣念帝之

戒 箋曰戒禹念也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

箋曰率先導也憲法也乃女女禹也戒禹當率諸臣作興政事惟百揆之法以興治

婁省乃成欽哉

婁從谷永引今作屢司馬無此二句箋曰婁聚也省察也周官書以入法治官府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冢宰之所掌故曰乃成

乃賡載歌

鄭曰載始也箋曰賡續古今字續始歌者非和非作若漢以來連句

曰元首明哉

箋曰明言公天下之道明著大傳曰明哉非一人之天下立禹之美德既明也

股肱良哉

箋曰言禹首羣臣爲相也良首也

庶事康哉

箋曰康安也樂也

又歌

曰

司馬說舜又歌

元首叢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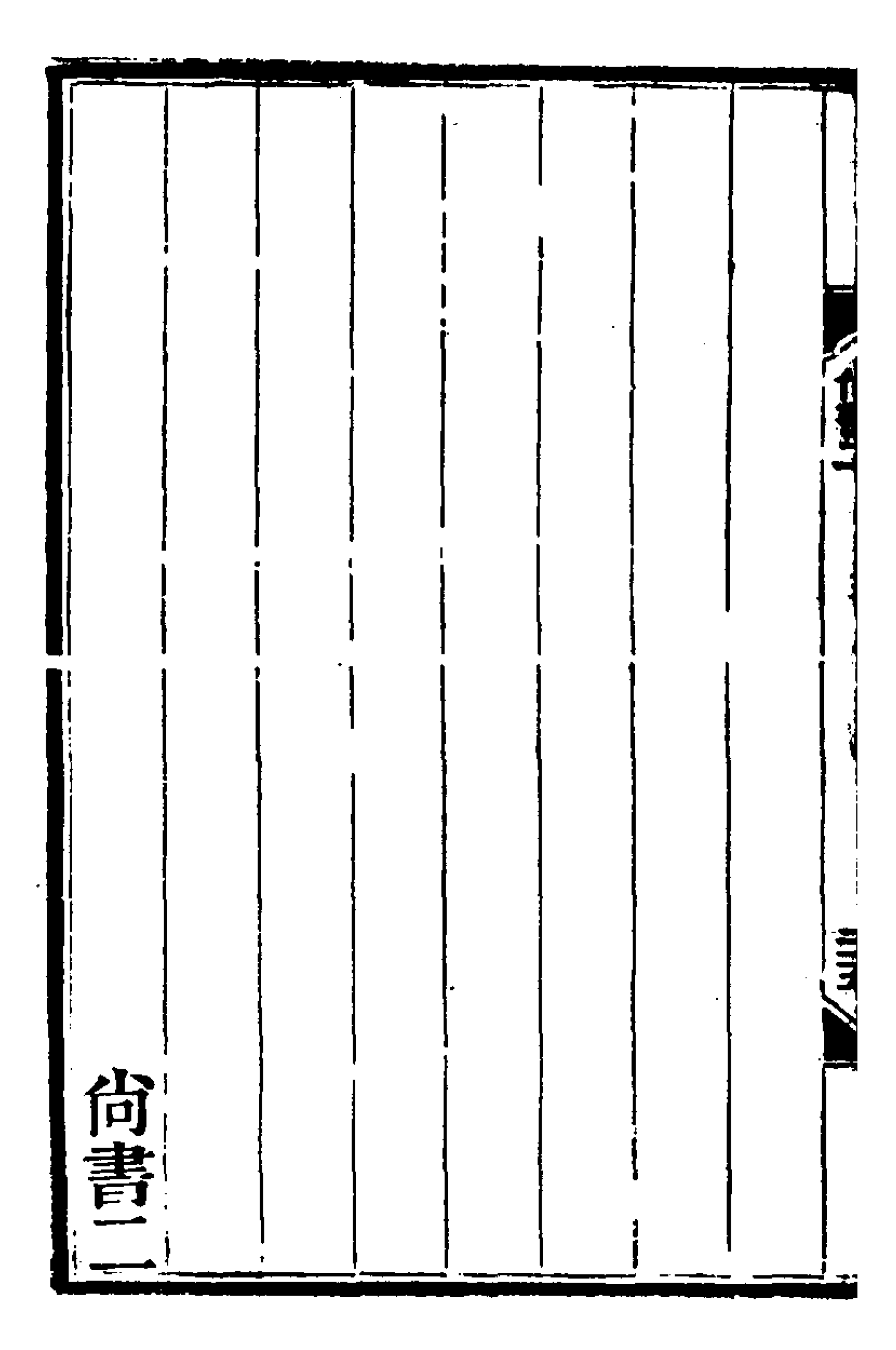
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鄭曰叢脞總聚小小

之事以亂大政箋曰說文奏古文作屬疑
脞即奏叢最奏奏叢叢聚也說文脞目小也舜戒禹
既受重無
侵小事
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徐幹引二句
皆作墮箋
曰侵官則弁壞股肱之職故皆墮
也承咎繇之言以苛急瑣小為戒
帝拜曰
箋
曰
咎皋陶拜也又歌為戒禹
此乃咎皋陶拜故在下
俞
箋曰然皋陶
念哉以下言
往
箋曰飭禹往也既立禹為後仍領百揆
欽哉
之任所謂天下于是宗禹為之明度數聲
樂為山川神主帝舜薦禹于天為嗣者非令
攝也舜立十四年嗣禹大傳曰十四祀笙管
變是也禹嗣十七年帝猶巡守孟子司馬子
所云薦禹十七年者也合前堯在八年為三
十九年其中居喪三年又加禹治水八年為
舜在位五十年則舜陟帝位三十三年乃立

禹爲

嗣

咎繇謨二



尚書一

禹貢弟三　虞夏書三　　尚書卷三

王氏集注幷箋

禹貢　司馬說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貢功也治水還上其工役道里之書

禹敷土隨山刊木　敷荀子引作溥刊說文作栞　司馬說傅土行山表木馬曰敷分也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　箋曰吐生萬物可養人者爲土傳之言附著也欲人得土著不遷故以治水水盛迷漫故隨山行便斫山木爲槎識以記形勢**奠高山大川**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也鄭曰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箋曰奠定也禹主名山川先定其名因依以分九州之畛若洑河沇荊衡荊也

冀州既載

司馬說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馬曰載載於書也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　箋曰巽尊異之稱北極出地故又加北水中可居者曰州居必依水故黃帝以來以州分國舜權兆十二州水土平還舊或更制其名也帝圻無界名山大川不封無與共界也疆土或有分限又已久定異於入州之新制也既載當連下壺口爲句師說或以載爲始上不宜加既或以既載於書既事其役皆不待言又下方陳其事耳

壺口

馬曰壺口山名鄭曰

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　箋曰此當云既載壺口壺口汾水所載所謂載之高地也水經說壺口山平水所出北合汾水東至龍門口注河呂覽說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龍門大溢是汾渭邑河之事也當禹之先共工縣必不容汾溢帝京而水不得泄則剸地容水使汾不泛因此乃可治其下流本非禹功故曰既載

治梁及岐

鄭曰地理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箋曰水經說梁山在夏陽西北河上春秋梁山崩傳言邑遏河魏土地記梁山北有龍門山今韓城龍門山西北有大梁山呂氏所謂呂梁者也梁山足亘河中如脊故曰呂梁過河者也在汾口上流百里岐山在今武功涇渭灃汧所會過渭則灃水不流故

治壺口水通河道必先治梁岐也以治在上者梁岐非冀州境內而治壺口必先疏河分滑明其功爲汾興也河流既通渭北流而汾南注矣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鄭曰大原今以爲郡名岳陽大原之南於地理志岳陽在河東故彘縣東名霍大山箋曰至于者不從水行別取他道記與役程途也大原岳陽今縣相距八百里渡汾陸行而南舍汾而至沁以汾自大原下皆既修飭覃懷厎績至于衡漳馬曰衡漳水名鄭曰懷縣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要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箋曰覃延也覃懷沁流所受小水延及河內者厎致功績言疏蓄得宜有利無害也至于者舍而從陸北行至曲周斥漳水使橫

行入河也水經說淸漳水入濁漳濁漳出發鳩山東北流二漳相合在武安南黍窖邑鄴道元注斥漳縣南漳津故瀆尙書所謂衡漳者也淇漳通流爲洚水害於彰德廣平之閒斥之東流以淸敝濁自平原入河

厥土惟白壤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鄭曰壤亦土也以人所耕而樹蓺焉則言壤壤和綏之兒箋曰白者可壤壤柔土也記種穀土性之宜

厥賦惟上上錯

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弟一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箋曰賦从貝武出財貨以供武事周率出車馬堯時蓋亦同之非收穀帛也錯穫

也帝都緐盛人民輻湊百物阜蕃雖山海瀕險閒有貧瘠錯襍計之猶爲天下弟一也鄭分稅則太相懸又以爲出穀益非

厥田惟中中

馬曰土地有高下鄭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

恒衞既從

鄭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衞水在靈壽箋曰恒水周之嘔夷今滹水也衞水周之滹沱今保定以南通謂之衞水是也水經恒水從上曲陽縣北注滹水滹水出靈丘高氏山卽嘔夷水又說清淇漳洹滹易來濡沽滹沱諸水鉤通謂之泒河尾

大陸既作

鄭曰大陸澤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八藪晉有大陸箋曰高平曰陸作治也大陸川原重複饒沃可作以恒衞疏通積水盡消也水經注淇水

東流合泉原水水逕朝歌南紂都在焉禹貢冀州大陸之野即此矣今鉅鹿縣在曲周北

鳥夷皮服

鳥東晉本作島　鄭曰鳥夷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　箋曰鳥島古今字遺也今吉林黑龍打牲諸部賦以鳥獸貂狐魚鹿因以所獵為食以皮貢焉服治也以治皮為事不農田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河司馬作海此從鄭　鄭曰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高下　箋曰九州惟冀記水道通利者莫若舟楫當州貨財之原也冀在兩河間河利不待言故惟記東海道由海入河而水利盡矣司馬以碣石在海不知海正對河也水經碣石山在遼

西臨渝南水中今臨榆縣山海關有九門口
戰國秦漢通以爲碣石在此其南更有石山
斗入海今謂之旅順口二石相對爲左右則
石碣石旅順也自山海關出甯遠錦州蓋平
復州金州旅順營口皆奉天西界旅順入口
卽九河入海之對岸也海舟出海而入河

濟河惟沇州

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二水之
間　箋曰許慎說沇九州渥地
也古文作㕣从口从水敗兒謂水退見口介
疋說釋地皆禹所名則州亦禹謂新名之高誘
說河出其北泲經其南水經濟出河東垣縣
東王屋山至乘氏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濟濟
至甲下邑入河介疋河出
昆侖虛史記說入于勃海

九河既道

馬曰九
河名徒
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般鬲津　鄭
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

爲九以衰其埶壅集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
公塞之同爲一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
津往往有其遺處焉　箋曰九河九江三江
皆一水自分尒疋記九河名廣異開耳非禹
分之也水合則迅分則漫河不兩行治水者
人人知之許商說自鬲以北至徒駭相去二
百餘里其蕩蕩懷襄甚矣鯀堙無功禹乃開
迎河使九仍爲一昧者仍欲求故道以分之
可謂思也**雷夏既澤灉沮會同**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地
理志曰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箋曰水
經注瓠河又左逕雷澤北昔華胥履大迹處
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舜所漁也
河沛支渠同入雷澤夏有水冬無水故曰雷
夏尒疋曰水自河出爲灉沛出爲濋濋郎沮
也又謂之濮京相以沮丘爲楚丘云六國時

沮楚同音卽武沮矣瓠子河爲灘至濮州合濮水所謂灘沮會同也濮州卽成陽西北則近開州

桑土既蠶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

是降丘宅土司馬曰於是民得下丘居土鄭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戹尤喜故記之箋曰降丘度土治桑土也詩曰降觀于桑桑宜依丘下平土故以降丘爲墾治桑土之名桑利四倍于農也民下丘居自然之事不足記

厥土黑墳馬曰墳有膏肥也箋曰墳肥聲轉通用字人治爲壤自肥爲墳土皆黑肥所謂九州沃地

厥艸惟繇厥木惟條說文引繇作蘨馬曰蘨抽也箋曰記艸木者三州皆煎鹽之地供薪

炭也蘇條言其易長繇非古字字當作由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　箋曰田分九等者記高下之差明穀種所宜下者宜稻高者宜稷中者宜麥其黍菽則隨田附植之貞當也以工作當賦無他征也於諸州當下下其後當上上沇地最腴饒也

十有三載乃同

馬曰禹治水十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鄭曰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　箋曰治水八年墾田三年明年升科例從下則據初賦言之非常下下也

厥貢漆絲

箋曰貢庭實宮天子者桼木汁以髤物絲蠶所吐也

厥篚織文

鄭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臧之其實於篚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肩征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箋曰篚匪古

今字許愼記匪似竹篋篚竹器如笭織染布帛之繡名記士不衣織謂先染色絲乃織成匹織文益又有花文如所謂山龍至宗彝之繡文今制亦禁耕蟒緞

浮于濟漯達于河

鄭曰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箋曰浮下水達上水漯今作漯大淸河出朝城至利津入海沇州經流也南浮濟中浮漯在河下流故曰達河

海岱惟青州

鄭曰東至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箋曰青從生丹以日出名之

嵎夷旣略

大傳曰禺鐵旣略馬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箋曰略从田各井里之也嵎夷義仲所宅故同內地曰本出好鐵故亦作鐵

濰淄旣道

旣東晉本作其箋曰水經濰水出濰山淄水出原山濰山在沂水南流至諸城北流至昌邑入海淄水今叵

濰河出臨朐至壽光入海**厥土白墳**箋曰白者肥也**海濱廣潟**潟一作斥鄭曰斥謂地鹽鹵箋曰瀕水厓潟非古字斥卽岸也許慎說鹹地東方謂之㡿卽坼字耳地坼裂埽之成鹽不須煮者廣者開平其地以受潮曬鹵也**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箋曰鹽从鹵監人監煮海水成者絺細葛**海物惟錯**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岱畎絲枲**箋曰畎く甽古今字水小流也岱山諸泉浸潤宜桑麻絲枲尤良枲已治麻未成縷者周官有典枲**鉛松怪石**箋曰鉛青金今錫也錫以柔金令錫賊金鉛不中作器古鉛以作器松材木之良者怪瑰瓌古今字怪石寶石次玉**萊夷作牧**箋曰地理志長廣有

萊山奚養澤在北今萊陽又齊侯伐萊今萊縣牧養牛人也萊山澤饒水艸使夷隸牧畜其地故號澤曰奚養厥篚盦絲盦從司馬東晉本作檿箋曰盦盦覆蓋也五色絨線以供黹繡防風曰變色故恆覆弇之顏師古說檿絲食檿之蠶絲可以弦琴瑟浮于汶達于濟箋曰水經汶水出萊蕪原至壽張安民亭入于濟青東水皆入海唯汶西南流通泗泗沛交會沂濟乃通沇也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箋曰東北與青界西南與揚界也介疋濟東曰徐州此不言沛則水道與殷周時異沛善從也水經淮氏出平氏胎簪山至淮浦縣入海所及者起泗州至阜甯淮沂其乂司馬曰淮沂其治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縣

箋曰水經沂水出蓋艾山至下邳入泗春秋說淮者均也淮水昔通漢入江又自菏混沭入河今又之使引沂通泗以分沛因借沂引淮同入海也

蒙羽其藝

鄭曰蒙羽二山名也水經蒙山在泰山蒙陰今新泰羽山在東海祝其今海州二山相距四五百里　箋曰沂不爲害故山上可種

大野既都

都從司馬東晉本作豬　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　箋曰都陼渚古今字今又作堵築隄閘蓄泄水也大野微山洪澤諸湖北運南旺湖夏通淮泗兼漫及高郵寶應湖故當堵之使不溢漫水經沛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入鉅野澤注云濮水同入淸口與汶會然則大野之地北沛南淮鉤通汶泗與菏澤明都接連取其容水也今皆壞以

通運又黃河南北徙益復亂之東原底平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箋曰東平州在鉅野西南沇州南界非徐利害今謂東原宜在淮泗沭旁厥土赤
戠墳戠亦作埴鄭曰戠讀曰熾熾赤也箋曰赤土性不肥徐土則可肥徐廣說
埴爲黏艸木漸包說文引艸木蔪苞馬曰漸包相包裹也箋曰包本也
漸浸也相侵叢密兼竹葦之利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
惟土五色鄭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箋曰作雜解曰東青上青臒南
赤土丹沙西白土雲母北驪土石墨中央黃土石黃大社壚土也大康地記城陽姑幕有
五色土今莒州元和志云彭城貢五色土今銅山也土五色以供黝堊塗畫欲神之故以

翔之大社耳

羽畎夏翟

鄭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　箋曰翟山雉周官有夏采鄭注云以夏翟爲飾蓋染羽以夏因以名之海州贛榆今猶多珍禽

嶧陽孤桐

鄭曰地理志云嶧山在下邳今下邳西葛嶧山也

泗濱浮磬

鄭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　箋曰水經泗水出卞至下邳入淮磬樂石

淮夷蠙珠暨魚

司馬暨作臮　馬曰淮夷二水鄭曰蠙珠珠名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　箋曰水經注淮水與流合爲游水蓋夷水也東北有郁州山蠙蓋[illegible]古字郎蚌也說文引作玭宋宏說淮水中出玭珠玭珠有聲夏書作蠙又說珠蚌之陰精今珠唯出南海蓋自淮口入中國者通謂之淮夷故又貢魚

厥篚玄纖縞

鄭曰纖細也祭服之

材尚細　箋曰縞鮮支生帛也纖線古今字
線縞染絲纖縞縞正白色此則玄線成之蓋
天子冕服
夏服玄縞

浮于淮泗達于菏

菏從司馬說文
引同東晉本作
河非　箋曰泗為徐經流先言淮者淮泗合
流淮為主也菏水在湖陵沛水所分也菏澤
出定陶即泗水也
大野上水達菏

淮海惟揚州

鄭曰揚州界
自淮至海以
東也　箋曰尒疋江南曰揚
州此不言江以江入州澤也

彭蠡既都

都從
司馬
鄭作豬　鄭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
西南方謂都為豬　箋曰堵南江也

陽鳥攸居

攸斑固引作逌　司馬曰攸所鄭曰陽烏
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箋曰王充曰會
稽眾鳥所居也高誘說候雁從漠北中來南
之彭蠡八月來者父母也九月來者蓋其子

也鳥居不足特記隨陽爲陽鳥則隨風爲風鳥乎鳥島古今字水北曰陽陽島彭蠡江中諸山水平得平土可居也攸長也居止也

三江既入

鄭曰三江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箋曰入入正道也經有北江中江鄭以東迤者爲南江中江南江今無孔道水不兩行故也洪水時流盛在荊分九至揚分三乃足容之漢入江後爲北江今揚子江也江水至石城爲中江地理志水經皆言至陽羨入海則自震澤東行今吳淞口其故道也許愼說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班固說南江在吳縣南入海蓋自蕪湖太平高淳溧陽宜興入湖中江南江皆會震澤而後各流故江入而

後澤定又必分三也**震澤厎定**司馬釋厎爲致　箋曰水經震澤在吳縣南五十里今太湖周具區也厎平也澤受兩江故記其平定以其亦爲江池又有洞庭之名也**篠簜既敷**司馬說竹箭既布鄭曰篠箭簜大竹也　箋曰竹利同木大小殊用篠之言條可比木條者禮以管爲簜中簫笛之用者李巡以簜爲大竹節間相去一丈**厥艸惟夭厥木惟喬**馬曰夭長也　箋曰小枝上繚爲喬　凡記艸者以煎鹽供竈戶**厥土惟塗泥**馬曰漸洳也箋曰惟宜稻也**厥田惟下下**箋曰亦惟宜種稻**厥賦下上上錯**箋曰水患尤甚從上錯襍計之僅及下上也**厥貢惟金三品**鄭曰金三品者金銀銅三色**瑤**

琨篠簜 琨馬作瓊 箋曰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瑤青色蓋以佩故取搖名昆明也后瑩徹者可作珠或从貫

齒革羽毛 箋曰作服器飾及戎器

鳥夷卉服 鄭曰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箋曰鳥夷臺彎琉球諸島卉艸之强忍者所謂蕉葛升越及木縣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也詩曰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織之即成矣盧記曰士不衣織 箋曰織文一色成花文織貝五色成文

厥包橘柚 箋曰橘果出江南樹碧而冬生柚條似橙而酢今別有橙似柑而實皮皆中藥物包致可百日行萬里

錫貢 鄭曰此州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箋曰錫今鉛也鑄金則用之爲五金母有金必有錫非時乏也

退在後者不充庭實

均于江海達于淮泗

均東晉本從鄭作沿馬曰均不也鄭曰均讀曰沿順水行也　箋曰均徇古字通用徇即巡也三江入震澤仍分三口入海海道但可巡邊故不言存上泝淮泗則通徐沇舟行之利

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陽　箋曰荊山岐山所分蟠雍豫荊三州之界周謂之南山黃帝鑄鼎處也水經云一在懷德今富平一在臨沮今南漳富平隔渭非矣山起于盩屋訖于南漳土俗以爲老林山叢木至今不可窮故曰荊山衡山爲南嶽衡横也九疑横連五領舜巡守葬此其陽交趾以外無地矣介疋漢南曰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入海也猶諸侯之同心

尊天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

箋曰荆東境盡于三江江水得漢乃分三以入海海潮至於尋陽潮字書作淖作朝者正字也文从軓舟日出舟浮是乘潮也宗潨古今字衆水會流其聲淙淙即潮聲也江得通海不患壅流矣帝者不以國朝爲尊方訖四海以謝來者鄭義迂也

九江孔殷

鄭曰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難

箋曰司馬釋孔殷爲甚中又說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九江卽南江也王莽以豫章爲九江隨九江郡在今德化今鄱陽湖以南江入湖後復受江西諸水適當池涔朝宗之間故曰孔殷水盛則倒灌衰仍北會也黥布封九江王都六班固說廬江郡尋陽

禹貢九江在南皆誤指江北山海經澧沅之
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閒又以爲在池
涔皆

沱涔既道

涔从司馬東晉本作潛　馬
非也曰池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
者謂之涔鄭曰尒疋釋水云水出江別爲沱
漢出別爲涔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
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
人沔盖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箋曰
沱池古今字池涔沱潛分別甚明鄭誤同之
不如馬矣涔从岑山下停水不流者也池涔
今曰湖周曰渚洞庭五渚受江水成池與彭
蠡同亦上受湖南貴州諸水導之者導上游
人池以容

雲土夢作乂

司馬作雲土夢爲治
夏張也　箋曰水經雲夢澤
在南郡華容之東注曰邔亭有雲夢城今沔
陽地又云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池陽爲雲

夢之藪今監利至漢陽江漢之間地也司馬相如言雲夢方八九百里則北至德安南至沔陽譚澐說雲夢一名雲土雲一土夢則不詞盇說經旁注字誤衍一

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箋曰領南錄富物產豐美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杶一作杻 箋曰杶椿櫄古今字櫄木似樗材中車轅榦弓材也記曰榦柘爲上檍次檿桑橘木瓜荊竹次之材多故總曰榦栝檜古今字柏椈皆堅芳作器良

厲砥砮丹

鄭曰厲磨刀石也精者曰厎 箋曰砮石可以爲矢鏃丹赤石今曰朱沙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

馬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楛木名可以爲箭鄭曰箘簵聆風也楛木類

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　箋曰言交趾三國同內地亦有貢異於皮弁服者也山海經大荒南有小人名曰箘人今交趾箘江楚詞箘桂地呂覽指姑之東爲越駱淮南子軼鶤雞於姑餘簬駱楛姑古今字或以其出笴材而名之或笴材以國名非皆貢箭也　厥名

包匭菁茅　鄭曰匭纏結也菁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　箋曰名銘也上有題識包匭中不用以神之也管子說封禪江淮之間一茅三脊以爲藉劉逵說菁茅生桂陽匭古文簋蓋器有蓋者又包之則香不泄　厥篚玄纁璣

組　馬曰璣組組文也　箋曰玄纁幣也鄭以下幣通用玄纁玄衣纁裳衣裳材也五色服無玄纁韋弁服所用周乃爲命服通用書篚厥玄黃諸侯之幣黼黻黃朱天子之幣也

璣組組貫小珠爲冕旒紞**九江納賜大龜**賜從司馬東晉本作錫馬曰納入也箋曰賜龜賜諸侯者大龜天子寶龜記曰家不寶龜九江在南江之上游蓋闔越琛貨所集**浮于江池涔**箋曰浮江自夔出荊沅出江湘出洞庭洞庭爲江池皆會池涔也**于漢**箋曰漢有上下水故不言逵也**踰于雒至于南河**箋曰此陸道也荊州出徐豫雍皆由漢登陸必記踰雒者荊山近雒也南河豫州河至河不必由雒故加至于以別木陸**荊河惟豫州**鄭曰豫州界自荊山所北至于河箋曰荊荊州也豫南界荊州北界河介疋河南曰豫州豫居土中四方所會故以游豫爲州名**伊雒瀍澗既入于河**箋曰水經伊水出魯陽西

蔓渠山今魯山雒水出上洛讙舉山今商州
瀍水出穀城北山今洛陽澗水出新安南白
石山今新安三川南北相對俱入于雒水
盛則門雒水入河又對沁沇入河口也

滎

播旣都
播馬作波
馬曰滎播澤名鄭曰沇
水溢出河爲澤也今滎塞爲平地滎陽
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
二年衞侯及狄人戰于滎澤此其地也　箋
曰水經濟水與河合流至櫟谿東南出滎澤
北注云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陽下引之
東南以通淮泗都之者爲一池乃分爲菏澤
爲菏水分之入泗又爲明都分之入淮則河
泲淮江漢皆通矣先

道菏澤

道後通斯爲神禹也
箋曰水經菏澤
出定陶縣東今
曹縣又云濟水東南流過乘氏爲菏水今菏
澤縣在曹北百里是泲先爲菏後爲澤亦池

分之使泲仍北則河不南也

被明都

明都从大傳東晉本作孟豬 箋曰水經明都在睢陽縣東北今商北地注云睢水于睢陽城之南積而爲洪逢陂又東合明水明水承城南大池南流會睢又云地理志郡國志曰乘氏有泗水此乃菏澤也尙書有菏澤無泗水闞駰說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矣澤水淼漫俱鍾淮泗商北在菏澤南二百里東連大野睢水衆流盛漲北泲南淮俱受其害故爲明都積水乃分其流被之言披也披散積穴歸泲入泗非令菏澤覆明也澤非流水

厥土惟壤

箋曰中州淸淑土皆可治也

下土墳壚

馬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靑鄭曰壚疏也 箋曰許愼說壚黑剛土凡土性剛者粗疏今猶可肥故豫賦爲八州之上也下猶

劣也厥田惟中中上厥賦錯上中箋曰土肥則殷富穠計之猶上中與冀州上上穠者同也冀以帝都人力盡故錯在下豫地利自然故著錯於上厥貢漆絲絺紵絲从司馬東晉本作枲箋曰紵䌟屬絺紵皆夏服厥篚纖纊司馬云纖絮絮敝緜也絖絮也絖不宜纖此當爲綫絖綫以縫絖以著皆嬪貢也染絲以繡此纖兼麻絲錫貢磬錯箋曰貢鉛與揚州同兼貢磬材待錯者蓋今靈璧石也未錯故亦不充庭實浮于雒達于河箋曰此言豫西地荊山下浮雒也不言南河河至豫皆東流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箋曰尒正河西華華山爲西嶽水經華山在華陰縣西南

黑水出張掖雞山雍州梁州以黑水爲界雍統其北梁領其南華南則荊山之地以荊既表豫荊荊至南河舉華以顯漢陰耳梁雍荒遠但以名山大川包之

岷嶓既藝

鄭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縣　箋曰湔氐今松潘嶓冢雍州山北嶓卽嶓耳自松潘東至漢中岡領蟠亘以岷山爲主謂之岷嶓又自漢中西四百里乃得嶓冢謂嶓山之頂也梁州唯恃埶山竹木山糧之利

沱潛既道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于此出江原有郫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葢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潭流與漢合大禹自道之

漢疏通郎爲西漢水也故書曰沱潛既道箋曰汆江水自漢出爲潛江爲沱水經有益州沱水荊州沱水又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皆非此經沱潛也沱郎今金沙江水經所謂洛水從三危東東南注江沱他也洛各也同原各流他道復合自麗川東川昭通雷波至宜賓入江潛郎西漢水經所謂漾水經漾水出氐道嶓冢山經沮縣白水葭萌閬中至江州入江皆大水害江者沱統西南潛絡東北俱會於巴也

蔡蒙旅平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箋曰蔡蒙今名山東道峨眉西連打箭鑪艸木蒙翳故曰蔡蒙旅臚也分也分分土墾刈平其險阻

和夷厎績

馬曰和夷地名也 鄭曰和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汶山西南行羌中者也 箋曰水經桓水出

岷山入于南海即黑水也黑水旁諸夷西藏
南緬甸東近梁州者人致其功亦開墾樹蓺
厥土青黎司馬云青驪馬曰黎小疏也包箋
曰黎黍黏青黏之土宜著蕷包茪
豆蘼之屬厥田惟下上箋曰山不可田山下復
不可田惟近川平地可厥
賦下中三錯鄭曰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
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
者差復益少箋曰梁州巴蜀縣富雲南迤
西炎之貴州荒瘠藏內藏外貧富懸絕非止
三等以下厥貢鏐鐵銀鏤砮磬鄭曰黃金之
中三差之美者謂之鏐
鏤剛鐵可以刻鏤也箋曰鐵黑金銀白銀
鏤剛石漢謂之昆吾刀今金剛鑽也剛鐵即
煉鐵熊羆狐貍箋曰四獸或貢皮亦貢生故
耳不言皮也熊似豕山居冬蟄

羆如熊黃白文貍伏獸似貔狐似犬**織皮西傾**鄭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地理志在隴西臨洮　箋曰織皮織毛作壇罽者西戎以此爲業傍西傾昆侖皆有焉西傾山洮水源在積石南**因桓是來**鄭曰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常由此州而來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爲阪曲爲盤桓也　箋曰桓桓水郎和夷黑水也是來者間道突至之詞春秋傳曰是來者是人來也伊犂印度取三藏緬甸可以出梁州因黑水循流易於度沙漠故特記防過之宜驛頻之道**浮于潛踰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鄭曰或謂漢爲沔　箋曰潛在華陽南流沔在華陽東流沔非古名漢讀誤改耳復記渭河者出華

陽之通道不記滇黔水道者在荒服外非商旅經途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　箋曰與梁分黑水南梁北雍與冀分河東冀西雍雍之言擁四塞之國也尒疋河西曰雍州

弱水既西

鄭曰眾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箋曰水經弱水出張掖删山今居延海上原禹道水先弱水蓋先漫流甘州青海之間爲河源患也郭璞說弱水不勝鴻毛則無此水水有强弱合則爲害弱本又作溺喜入沙中亦足爲害地近三危蓋東南流則成灾

涇屬渭汭

馬曰汭入也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十里入渭　箋曰屬猶連也渭汭渭洛

會合之地涇連渭而成汭以渭
淸敝濁涇猶不能馳乃作汭也
漆沮既從
箋
曰
漆沮水水經所謂洛水渭水東過華陰縣北
洛水入焉闕駰以爲漆沮之水是也說文洛
水出歸德北夷界中入渭水經又別有漆水
入渭沮水入漆沮今以洛水原遠宜爲洛也
毛詩傳曰洛宗周之望也漆沮入
渭汭今在朝邑入河從謂從渭也
澧水攸同
箋曰澧汧也詩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尒疋汧
出不流又水沒之澤爲汧出汧縣弥蒲鄉谷
中谷爲弥蒲藪流爲魚能川於賓雞入渭攸
者行水之詞引汧合渭汧乃得流同者同匯
於汭也雍州渭水爲大大爲之汭乃不門河
別有澧水合昆明池入渭水小流短非此澧
荊岐既旅
箋曰荊岐體連岐自荊支分也荊
在渭南岐在渭北旅呂古今字旅

脊也行循山脊因爲祭名**終南惇物至于鳥鼠**鄭曰地理志終南惇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箋曰凡至于皆禹行徑道此當在道山條中著此者明渭北及西唯有墾刈之功也終南東鄰惇物至惇物則出山矣乃返西行至鳥鼠墾渭北荒山也

原隰厎績至于都野都東晉本作豬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曰隰是也原隰邠地從此致功西至都野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居澤　箋曰記州北邊水利也原隰今延川安定之地黃河之西都野涼州澤相距二千餘里正在河

曲之南自延川至涼州又當渡河河套肥饒**三危既澤三苗丕敘**司馬曰三危既度三苗大序鄭曰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山西南與岐山相連南

當岷山山則在積石之東南　箋曰三危地名非山也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廣圓百里水經洛水出三危山以地名山耳宅居也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今青海前後藏山阻地饒可以立國三苗宅而大序同內地也

厥土惟黃壤箋曰黃土黏殖猶可以壤所謂膏壤宜禾

厥田惟上上箋曰多平原宜黍也

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　箋曰琳玉樹琅玕朗玕蓋綠松石水晶之類

浮于積石箋曰水經積石在隴西河關縣西南今河州地浮者洮水也洮水出西傾過狄道北入河

至于龍門西河箋曰至于者陸道也河出塞外不復可浮當自河州陸行東二千餘里至汾口龍門

乃復得浮河也**會于渭汭**箋曰浮渭者亦來會也渭汭在龍門上游將千里自渭汭浮西河至華陰乃見龍門北河下爲南河**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西戎即敘馬曰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鄭曰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　箋曰織皮梁州戎地接雍徼所謂西域城郭三十六國自印度連俄羅斯織馬牛駝羊毛爲氈罽者也尒疋河出昆侖虛漢書三苗徙三危瀕乎賜支一作鮮支即析支也水經注河水自朔方東轉逕渠搜故城則榆林塞外地然則印度以北至興安領緬甸西藏連新疆蒙古地方萬里自古緜盛故遷三苗以防實之[illegible]敘西戎都冀鎮之也

道汧及岐

司馬曰道九山汧及岐馬曰道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北條行河中條行渭雒泲淮南條行江漢鄭曰地理志汧在右扶風也道汧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　箋曰自此至敷淺原所謂九山刊旅記其道逕功役總覈緜發若後世報銷冊也道者分別水道亦記行道所始以二道分南北北統於河南統于江二瀆理而百川順軌矣道始汧者汧出不流通之入渭故至岐山視渭入河之口

至于荊山

箋曰凡言至于者必由陸道渡水也岐荊隔渭荊山南水無入渭者故至荊山而還

踰于河

箋曰復北行也

壺口雷首

箋曰至壺口視汾復東行至雷首視渭口也水經雷首山在蒲阪東南今永濟地與荊山隔河相對去壺口遠

在其南二百餘里

至于大岳

箋曰又北行至霍山視沁沇也水經大岳在河東永安周謂之霍山今趙城霍州地去壺口較雷首爲近當渡汾絳

厎柱析城

鄭曰地說河水東流貫砥柱屬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闕流也砥柱當在河西未詳也箋曰自大岳南行至砥柱視三門闕流復行至西析城視沁沇也水經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河中今平陸析城山在濩澤縣西南今陽城縣沁水入河在析城始盛下游爲沛水激成砥柱沇沁沛俱混於析城之間故不自大岳徑至析城也

至于王屋

箋曰渡沁南行至王屋分沇爲沛也水經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沛水所出山海經云聯水出焉郭璞說卽沇水說文沇水出王屋山東爲沛水今濟源王屋山是沛復出之地

非泲源也泲沇沇一水耳以重源濟發異名其入河亦異道必至王屋乃知之王屋至入河之武陟不能四百里至溫尤近無如此短流之瀆也沇自大谷南來至析城將千里矣水經注沇水至熒陽北東入河先儒咸謂爲泲渠又以沙溝水入沇者爲泲渠是沇爲泲今泲乃沇也沇自王屋溢出析城故渠以通之

大行恆山

箋曰視淇漳也王屋大行相接水經大行山在河內野王西北今河內恆山在中山上曲陽西北今曲陽淇水出河內隆慮今陵川漳水出沾今壽陽南遼州北並出大行東而北流合爲洚水益以恆山北之恆衞障以九河遂滔天矣出山皆水故自大行北行千里至恆山不言至于也

至于碣石入于海

箋曰渡滹沱涞易視天津順天諸川遂至山海關也

行山記入海者從
此至右碣石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
鄭曰朱圉在漢陽南大華山在弘農華陰南
箋曰視渭先分洮漢也水經西傾山在隴
西臨洮西南今洮州朱圉山在冀城南今伏
羌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今渭原
從西傾視洮朱圉視漢皆不得
泥渭乃自渭原直渡河視渭口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司馬陪作負鄭曰地理志熊
耳在廬氏東外方在穎川嵩高
山也桐柏在南陽平氏陪尾在江夏安陸東
北若橫尾者箋曰視淮先分雒伊也熊耳
視雒嵩山視伊皆不使混淮乃自桐柏南登
陪尾視入漢諸水不令混淮也其時漢水東
行觸大別之阪陪尾在令應山言至于者渡
漢也張華說泗出陪尾則以至于爲渡淮而

陪尾在靈壁至陪尾
淮入泗之口與上例
内方至于大別鄭曰
沮内
別在廬江安豐縣
南方水也嶓冢岷嶓
之間泚漢水也過漢
循漢東行至荊山之
嵩山陽渡汝潁至霍
北大別分淮漢也
九江至于敷淺原司
曰
水經岷山在蜀湔氐
直南行渡江湘至衡
南縣漢後南嶽也衡
帶五嶺自閩至桂三

爲視
尤合
道嶓冢至于荊山
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
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
箋曰復言道者治江漢
之頂漾水所出在秦階
水入盩厔商南至荊山
陽視入漢諸川遂東循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
馬岷作汶敷作傅箋
視江水作池匯之宜也
道今岷州山陰陽者
山也水經以衡山在湘
山今九疑在甯遠縣橫
千餘里嶺南水不入江

遂循領至贛下豫章出湖口也渡南江不言
至于者非渡他水也水經敷淺原地在豫章
歷陵縣西地理志歷陵縣傳易山傳易川在
南古文以爲敷淺原則今廬山在九江之內
先過九江已順水行出湖口矣
復渡彭蠡登廬山視修水彭水

道弱水

司馬曰道九川弱水鄭曰弱水出張
掖　篓日此下九道所謂九川滁原
既寤水胍各成經流也弱水之名以入沙也
故字或作溺取沈溺非强弱也水性既好沈
合他水則見弱因以流者爲强耳弱溺河强
二水相混則河不可治水患在河而原已雜
故道水以

至于合黎

馬曰合黎地名鄭曰合
弱水爲先
黎山名地說云在酒泉
會水東北　篓曰言至于者從陸道東北行
至高臺引臨水合弱以暢其流也今額齊納

出而北流弱水亦北流合而復北流凡行于里

餘波入于流沙

馬曰流沙地名鄭曰地理志流沙居延縣西北名居延澤地記云弱水西流入合黎山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 箋曰波播也被也臨弱既合遇沙仍分性各異也西北通以池為海在居延磧外為二池皆謂之居延海地說以水入沙必仍出地故疑其通黑水也

道黑水

鄭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之祠黑水出其南脊今中國無也 箋曰黑水今濁滄江與金沙江岷江皆同出一山或謂之雜山則與弱水所出之叽山亦一山也或以江為出岷山則非經岷嶓之岷要其萬山所蟠皆謂之昆侖可耳黑水出其最西南流

經雲南廣西交趾入海或以藏江爲黑水藏江去雍州遠矣乃三危西也**至于三危**箋曰三危地廣遠此所至者三危南江出三危江源西則沱源沱原西則黑水源由黑全江當渡沱故曰至于**入于南海**箋曰黑水領西南諸小水與沱江分東西

道河箋曰河者吁驚之詞其流至剛又洊水滔天因以名之河江同出一山不言昆侖道河者河源出而成池所來絕遠分弱而安流矣**積石**箋曰上言浮于積石洮水入河河流始盛故自積石起功**至于龍門**箋曰龍門在河津近汾而遠河至蒲門者渡渭至汾治壺口水通汾口闕龍門也**南至于華陰**箋曰記方向者至于重累則文不明著方面以爲編事之詞復渡河至華陰則至渭南故曰南也龍門鑿

而汾泄但通渭口耳**東至于厎柱**箋曰治沁沈也厎柱在華陰東四百里

又東至于孟津司馬孟作盟　箋曰孟津今縣水經注河水逕平縣故城河南有鈎陳壘于斯有盟津之目尚書所謂東至于孟津者又曰富平津津地在平陸厎柱東南五百餘里流水東流爲濟枝流合溴又曰湛水於此入河也

東過雒汭箋曰治雒口也水經注鞏縣東成皋西謂之洛汭在孟津東百餘里過雒汭治滎澤濟洪

至于大伾司馬作大邳鄭曰山一成曰伾地喉也沇出伾伾際矣然則大伾在河南修武武德之界濟沇之水與滎播水出入自此也　箋曰水經大邳地在河南成皋縣北今虎牢也在雒汭東百餘里晉地道志泲自大伾入河也與河水鬥南溢爲滎澤泲口在

河北故鄭疑大伾在武陟不知地喉本謂泲溢故禹至虎牢都滎波爲澤耳非謂泲入河地當大伾也水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鄭曰地行處不必記說云大河東北流過洚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曰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南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洚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聲轉爲共蓋周時國有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 箋曰治漳淇也降洚洪鴻通用字河水分九加以淇漳遂爲巨患故漳水獨受洚水之名北過漳者治淇也大陸大行之陸淇漳諸川自汲至

今鉅鹿四百餘里鍾爲澤藪斥漳橫之乃有所容也自大伾至汲北行三百里自淇縣至鉅鹿東北行千里安平南亦漳瀕也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鄭曰播散也下尾合名曰逆逆河言相逆受也　箋曰九河自弓高至鬲渾當大陸之東云又北者降水自大陸北流也播者播降水使入河爲九河者因漫流而汪其分九分則愈漫乃自元城堰漳使入淇郎今運河自大名至南皮之道使淇漳同迎淤河以清水㕞濁泥也南皮曰迎河亭據近海口言之水經注河水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北堰堰障水也禹貢曰北過降水不遵其道曰降播爲九河自此始也蓋疏潤下之勢以通河海及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廮陶貝邱鬲般

廣川信都東光河閒樂成以東城池竝存川瀆多亡河決金隄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河渠書曰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所謂載之高地者淇漳皆從高地來非能使河上所高地也水不兩行而河分九故縣欲堙之勞費九年民咨胥怨禹知非一時之功乃廝二渠迎河水得速泄然縣謀久長河以八枝卒併爲一河商頌曰景員維河周頌曰允猶翕河皆以河合爲瑞非齊桓所能塞至齊桓時故瀆始湮耳禹行無事縣功配天爲民受過卒在祀典乃妄欲窮九其不知水性甚矣

嶓冢道漾箋曰業即潛也引西漢水領宕渠涪水自西和至巴入江**東流爲漢**鄭曰地理志瀁

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　箋曰漢出略陽水經謂之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口漾出秦州流徑略陽西界而向廣元距漢源絕遠流亦不能相通漾不能爲漢也凡爲者皆禹所爲若水自成川何足紀乎蓋漾水懷山漢不成川故治之使東流耳今鳳縣東漢水東南流二百餘里至南鄭而得沔水沔出嶓冢南流百里得沮水東流人漢漢自成固至鄖縣始成大川沔漢既合今猶謂沔爲白河至鄖乃爲漢也

又東

爲滄浪之水

滄司馬作蒼　箋曰地說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又引鄭康成注尚書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以爲江陵東南之江津是誤證也又東者同於爲漢亦不東而使之東也今河南亦有白水即淯水出裕

州與南陽白水出內方者俱于新野入漢其滄浪乎引漢道滄浪故曰又東爲**過三澨**馬曰三澨水名也鄭曰三澨在江夏竟陵之東

箋曰水經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沱也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筮从竹巫古蓋以爲來至字故日中市曰噬蓋邔縣在漢南今宜城竟陵在漢北今天門漢北不得通江蓋一澨過漢二澨邊江築隄垸開湖池以居人民也云過者順漢至江覶隄工也即澨名北沱者對洞庭南池而言今江漢旁瀨木爲澨者不可勝數

至于大別箋曰水經注決水出廬江雩婁大別山俗謂之檀公峴巴水出雩婁下靈山即大別也二水皆入淮大別之阪北淮南江去漢絶遠時漢東行犯淮故渡淮至大別排淮

南入于江箋曰漢入江正東流也以時江東

行衝大別新排決使入江故喜其南

東匯澤為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門轉東成其澤　箋曰水經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北匯即淮也漢淮既分入江流盛因作澤以盛之取淮名焉為者人功最勞也一池一陂重重分隔波濤螺旋彭彭激湄故曰彭蠡不比池涔但蓄水不流也淮江漢三大川之水新以二池容之猶分九江三江故歎孔般

東為北江入于海

箋曰漢不可名江又不名漢而以北江承為澤之後者因為澤乃開三江也非江自分故不曰播水經北江在毗陵北界東入于海今江陰

岷山道江

岷司馬作汝　箋曰出岷山也

東別為沱

箋曰池本作沱以今文改之言別為者上言三滋亦江池也開今洞庭數百里地渟之隨江長

落不可種蓺居止故不曰澤澨而曰池也

又東至于醴

醴馬作澧馬曰澧水名鄭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其以陵爲名乎此經自道弱水以下其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　箋曰渡洞庭循湘水至醴陵也既爲江池而上游沅湘皆大川沅出山間湘行平地故泝湘上至澨口湘岸夾山不復能溢遂陸道度醴陵出南昌也鄭以醴爲陵蓋據圖知之也

過九江

箋曰順豫章水出彭蠡故言過不言至于上衡山亦言過知順水行爲過也

至于東陵

箋曰復渡江至固始治淮也水經東陵在廬江金蘭西北當大別之西淮水之南九江西北七百餘里今霍山霍北諸山蓋東陵矣大阜曰陵淮漢通江則入淮諸川皆灌故必排之水經江

過下雒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又灌水出
東陵鄉大蘇山入淩淩水出大別山入淮是
知東陵分水北淮南江也東陵去江八百餘
里北則枕淮介疋日東陵阢鄳道元以爲對
江夏西陵非也西陵威夷在隴西五陵
循四岳九州之望阢之言如鳥奮迅耳

東迆

馬日迆靡也鄭日東迆者爲南江箋日自
東陵言東則迆者巢湖也南江彭蠡在東陵

正南不得言東

北會于匯東爲中江

箋日水經江水東至石城縣分

爲二其一東北流又日中江在丹陽蕪湖縣
西南東至會稽陽羨縣入于海地理志丹陽
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此言所以
成中江之意也巢湖水既東行江至蕪湖北
江以得東匯諸水而北巢湖合東江陵南諸水
夏漲又盛不分高淳一道入太湖則水勢太

然以其北當會匯乃爲中江非記其北匯也匯在南北則已成江矣仍名匯者若云北有北江東爲中江則不明二江之理言匯形埶乃了也

入于海

箋曰今寶山江口也不言南江下不成流

道沇水

箋曰不言王屋道沇及道沇自析城者沇濟同源合流異於漢漾又沇源單引待成流乃道之與道河同也沇下加水者非大川不以名通

東流爲濟

司馬曰東爲濟　箋曰沁於陽城伏流也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爲沇水是矣又云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又以沇爲濟則非也沇水卽沁水出上黨涅縣謂戾山今東置沁源西置沁州不知其爲沇也濟源水爲重原濬發不言其初源所在知沇既爲濟別又伏流水經注以沙溝水入沁者爲濟渠是分沇東流之迹也注又云

班固闞駰竝言濟水至武德入河與鄭注同
沁源遠流長正自武陟入河所謂東流爲沛
者矣今所謂沛自溫入河出于王屋地理志
所謂沇也今所謂沇自垣曲入河經無其川
沛文從沇一水盛而一止之清
沛貫濁河故又爲濟渡從齊非
入于河
箋曰
禹治
之使入也
先蓋入沇
泆爲滎
鄭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
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
德入河泆爲滎箋曰泆水所蕩泆也班固
引作軼如車軼出馬逸走也沛不隨河流而
自突泆乃爲滎播以都之蓄其清水
以毆河也伏流泆上水面有光如螢
東出于陶丘北
鄭曰地理志陶丘在定陶西北箋
曰渡河爲菏澤也必言丘北者明菏
澤連大野也菏水不知所出正沛分耳濮泗
汝淮相通沛必漫流故先于陶丘之北豫開

爲菏澤渟之菏澤在陶北正北舊菏河與泲隔北不通也**又東至于菏**箋曰又引菏菏入泗也水經泲水東南流過乘氏縣南爲菏河水又東過湖陸南入于泗至睢陵入淮菏澤分水盛漲則溢又通泗以備宣泄**又東北會于汶**箋曰又者引北泲合汶使泲自入海不奪河也水經汶水出萊蕪原至安民亭入泲今會泲在東平州當菏泗東北二百餘里汶有五道故字从文言交錯也又以爲汶亂**又東北入于海**東北從司馬東晉本作北東非箋曰水經泲水東北流者至甲下邑入河今利津口又者又汶也汶本南入泗今引之東北合泲泲乃得入海也**道淮自桐柏**鄭曰凡言道者發原于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原于上未成流箋曰水經淮水自

出乎氏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曰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南注云與醴水同原東爲淮潛流地下二十許里出桐柏之大復山當鴻水時流九川混同若未成流則不須引也淮旣混漢自桐柏疏治使南行非若江漢當瀦其原故不言胎簪道淮又不若積石可浮故道河不言自積石鄭知分別而未思也

東會于泗沂

箋曰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過下邳西東南入淮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過下邳西南入泗淮水至淮陰縣泗水從西北來注之分泗入淮減菏流也引沂入泗導泰山下諸泉也北沛南淮以泗鈎通泗之言四也

東入于海

箋曰水經淮水至淮浦縣入海今阜甯也自宋後奪爲河今淮通流自海州入海水經注所謂分爲游水合流水北流入海者淮水暴長暴竭故必

爲汴令分流春秋說淮者均也

道渭自鳥鼠同穴

鄭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 箋曰言自亦不至其原也渭出固原山中南流五百里而至秦州合鳥鼠川而東流今以固原水爲苦水而以鳥鼠爲渭原因以氏縣水經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東會于灃

箋曰汧水也水經注渭水東逕郁夷故城汧水入焉今寶雞地豐水東注由渭來會

又東會于涇

箋曰水經渭水東過鎬縣北涇水注之涇口在今高陵栟清淑濁也凡言會者本不相合

又東過溱沮

箋曰溱沮入河與渭口相對而在下以渭汭渟緩順溱沮口東下乃駛也

入于

河箋曰與漆沮俱入河也渭西而漆沮北來故成渭汭乃能入河

道雒自熊耳雒一作洛　箋曰水經洛水出上雒讙舉山今商州西雒南縣地注云雒出冢嶺山合丹水尸水乳水龍餘水玄扈水至陽虛山爲洛汭又合武里水門水要水獲水逕熊耳山熊耳在盧氏距雒原東五百里矣

東北會于澗瀍箋曰水經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入洛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注云澗水注穀通謂澗亦爲穀水穀水出弘農黽池縣南瀍水與千金渠合穀水自千金塢東謂之千金渠也過偃師入洛澗瀍在河洛之中北溢害河引雒自南會之使並隨雒東北流

又東會于伊箋曰水經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至洛陽縣入洛伊水與澗瀍號爲三川害于河洛禹

鑿伊闕以通水引之入洛澗在洛北伊在洛南又東者引澗會伊

又東北入于河

箋曰水經洛水過鞏縣入河洛口對沁沇口之閒也

九州攸同

班固引攸作迺之司馬說於是九州攸同箋曰十二州仍為九也水平從舊復於大同

四奧既宅

說文引四墺箋曰奧內也居內為奧既盡宅度也四海內土可治者盡度之

九山刊旅

箋曰韋昭說言九者皆謂九州先刊表乃旅分之因謂祭山為旅

九川滌原

箋曰原水泉本也滌條達分析之也鴻水時水不行莫分原流各理治使有道里也

九澤既陂

大傳曰澤障曰陂箋曰澤皋古今字水土艸田交絡之處也水至成池水退為陸陂其四旁使內容水凡澤

隨方廣圓袤必數百里經但見菏澤雷夏澤彭蠡澤依後推之大陸萊夷大野震澤三澨熒播明都都野凡十二澤也

四海會同

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脇北海魚劍魚石出瑱擊閭河魭江鼉大龜五湖元唐鉅野菱芡鉅定嬴沸中詹諸孟諸靈龜降谷玄玉大都經魚魚刀咸會於中國　箋曰尒疋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其內爲中國也

六府孔修

箋曰記曰天子之六府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孔猶大也水害去地利興皆置王官大修財皆之法

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箋曰土未封國者以五服

制九州葢有邊竟皆領於王官下所謂每服五百里者與侯國相輔謂之庶土春秋傳曰土齊不可唯天子得土也交其犬互相入地也正正其經界也厎致也致其財土所出也致其賦國所供也慎之者生之衆用之舒

咸則三壤成賦

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箋曰三壤周官所謂不易一易再易三等新闢之田也則法也法田稅以成賦所謂三錯也咸皆也天子賦有法三錯萬國皆分三等爲開墾之成法

中國錫土姓

國東晉本作邦　鄭曰中郎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而胙之土錫之姓命之氏　箋曰始分四海爲夷狄其內爲中國也錫之土者建國皆令有土以封子弟羣臣錫之姓者堯始制九族萬國協和今始定姓族立宗法以文治也

祇台德先不

距朕行鄭曰其敷說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箋曰歸美天子也台說也距距拒古今字止也定也朕行禹所行治水處所也以敬悅帝德在先故禹行所至皆趨事赴功不稽留抵拒言堯政久洽舜巡新慰故民不憚役

五百里甸服司馬說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鄭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甸服比周爲王畿其疆當侯服在千里之內箋曰言天子所治不過五百里也環帝城五百里則方千里其民田皆天子所治無賦貢也周因之爲六鄉之制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馬曰秸服稭去其穎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

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方六千里鄭曰禹弼其外百里賦入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去稾也秸又去穎遠彌輕也每言五百里一服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是五服服別千里故一面而爲差五至於五千也　堯之時土廣五千里禹弼成五服土廣萬里　箋曰此以遠而有賦蓋改堯舊侯服爲圻內因令諸侯比采地故必納禾米示甸義也納之以共委積不入城也而必分輕重者示有力役

五百里侯服

司馬曰甸服外五百里侯服鄭曰侯服爲

周甸服箋曰舊綏服也今以侯治百里采馬曰采事也各受王事者鄭曰其職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曰更爲王鄉采邑在侯國外箋二百里男邦司馬曰二百里任國箋曰圻內諸侯國曰男左傳說鄭伯男也詩有王有林三百里諸侯箋曰同於侯服也此三等舊在圻內內今乃在侯服之外明侯服皆同於采則天子田千里其外五百里封王官及子弟外五百里以百里封王官百里封國而諸侯皆去帝京千七百里而遙舊國在六百里至千六百里之內者遷改使遠此非王政之體然則黃帝萬國非事實也水平始定封耳舜所覲羣后其先皆王官今乃錫土五百里綏服司馬曰侯服外五百里鄭曰綏服於周爲采服其職當衞服在三千里之

丙　箋曰綏綏隸變字委隨也因而治之此
五服皆禹所名耳若舊有而今因之當改侯
爲甸綏爲侯要爲侯甸而此綏已當其要無故
紛更甚無取也又一侯服治五百里而其甸無
服名亦無所取若如司馬說則可直云甸服
外百里納總侯服百里采不必每言五百里
也蓋制國遠近相維不欲連以啟爭私故
有國曰服其外爲庶土天子自治五百里其
外五百里爲田又外五百里封諸侯其外
五百里爲王土以待三等之封其外五百里
舊有君長者仍之無君長者亦仍之其外則
設王官文武撥奮之又外五百里要服如綏
服但稍闊略之其外不設王官而羈縻其政於
方伯又外五百里則皆設王官撫之方伯居
之又外五百里則羈縻之或謫罪人實之如
此已極邊外外更無土矣是則封建郡縣皆

起此時其後天子傳子諸侯皆世故周爲九服

三百里揆文教 箋曰得貢王也揆度也亦立王官與內諸侯相輔

二百里奮武衛 箋曰距帝城三千里唯用兵有徭發徵戍之事

五百里要服 司馬曰綏服外五百里鄭曰要服於周爲蠻服其彌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　箋曰要約也聽方伯約束

三百里夷 馬曰夷平也　箋曰始夷之也夷謂法令簡易

二百里蔡 馬曰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鄭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箋曰蔡亦荒也開荒曰蔡邊界皆閒田屯墾

五百里荒服 司馬曰要服外五百里馬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　箋曰荒奄也王者無外雖大遠必撫有之

三百里蠻 馬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

不距去不禁鄭曰蠻者聽其從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二百里流**馬曰流行無城郭常居箋曰流放也謫罪人以實邊裔**東漸于海**箋曰漸侵也侵入海外義仲居堣夷是也北狄通連東夷青徐揚三州濱海無阸塞必越勃海置重鎮也**西被于流沙**箋曰被披也流沙瀚海度漠置郵披散而居**朔南**

暨大傳曰堯南撫交趾北發肅愼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箋曰暨日頒見也南北地長戴極而望日窮陸道之所至以地平為限蓋天之說所由起也繞地一周則朔南易向**聲教訖于四海**箋曰訖止也貢捐之說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聖人首出血氣尊親絕海窮島皆欲內屬如此勞民勤遠日有不給

故以四海絕止之遠海則謝 禹錫玄圭告厥
不施教聽其自來去而已
成功 司馬遷曰帝乃錫禹玄圭告成功于天下
箋曰錫禹也言禹錫者始言禹敷土
來言禹禹錫圭明受命成功也旋璣鈐曰禹開
龍門道積石山玄圭出刻曰延喜王受德天
錫佩蓋玄圭本禹禹所得帝即以錫禹
其後上公皆錫大圭尺二寸本於此

禹貢三